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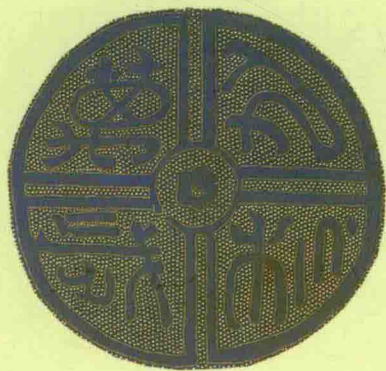
纪念《水仙阁》创刊十周年

水仙阁

精选集·藏书点滴

主编 王丽霞 子午源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纪念《水仙阁》创刊十周年

水仙阁

精选集·藏书点滴

主编 王丽霞 子午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书点滴/王丽霞、子午源主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1
（水仙阁精选集；第3册）

ISBN 978-7-5458-1414-9

I. ①藏… II. ①王… ②子… III. ①藏书家-生平事迹-海宁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4643号

《水仙阁》编辑部

顾 问 陈有富 陆靖英 朱敏倩 朱 红
编 委 子午源 王丽霞 沈 兰 吕佳兰 钱丽萍

水仙阁题字 来新夏

封面图案 选自海宁市硖石灯彩

主 编 王丽霞 子午源

副 主 编 朱 鸿

特约校对 陆 琴

养海宁之文气(代序)

——《水仙阁》答嘉兴日报记者之问

问：嘉兴日报记者

答：《水仙阁》执行副主编陆子康

“水仙阁”之命名，与海宁图书馆诞生地有关。清·光绪三十年(1904)，中国第一个县级公共图书馆海宁州图书馆诞生于盐官镇海神庙水仙阁，创办者是邑人朱宗莱、周承德等，朱宗莱是日本留学生、章太炎弟子、鲁迅同学，周承德曾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以“水仙阁”为名，意欲传承海宁之书香。

问：为什么要办这个刊物？

答：一句话：养海宁之文气。

海宁历史文化资源积淀深厚，得开发利用。办一个刊物，可借以养社会文化之气。单就海宁名人文化而言，即可弘扬国学大师王国维之儒气，诗人徐志摩之逸气，一代高僧太虚、印顺之佛气。古人云：文章山水。山水者，地上之文章；文章者，案头之山水。那么，《水仙阁》应该成为读者案头的一座小园林。

问：你们的刊物特色是？

答：地方性、文献性、可读性，兼顾学术性。

问：刊物受众定位于哪些群体？

答：一是海宁读者（包括外地海宁人），二是全国读书界，三是喜爱、研究海宁地方文史的人士。小刊已为海内外图书馆收藏。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中文书籍部主任岑咏芳信中说：《水仙阁》可补充古典汉籍领域之研究，并提供重大之学术参考资讯。

问：怎么考虑刊物的延续性？

答：苦衷有二：一是稿源，一是经费。经费虽说紧张，但总可设法解决。稿源是关键，编者难作无米之炊。一书友说，你为何将刊物内容局限于海宁，岂不自讨苦吃？我说，如果将范围扩大至全国，这样的正式出版物已很多，又何必呢？若如此，小刊还有特色吗？还有存在之价值吗？

人有人品，文有文品，刊有刊品。只要注重小刊之品位，我想还是可以延续下去的。佛说：缘起缘灭，世上没有永远的事物。努力在当下，毋须计功利，有朝一日小刊应该点上句号的时候，我们也无怨无悔。

（选自《水仙阁》2013年第4期，原载嘉兴日报2013年8月9日）

目 录

养海宁之文气(代序)

——《水仙阁》答嘉兴日报记者之问 /1

从藏书印看海宁的藏书文化 陈伯良 /1

周春松霭遗文小集序 陈鸿森 潘妍艳 /6

周春松霭遗文小集(选) 陈鸿森 潘妍艳 /8

周春和一部宋刻本陶诗 陈伯良 /20

《种松山庄藏书目》负字号书目标注

——海宁洛塘周广业父子著述考略 李 军 /25

周勋常诗稿二种述略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补订一则 李 军 /37

新仓吴氏藏书 虞坤林 /44

吴騫与他的日记 虞坤林 /48

陈克恕篆“拜经楼藏书铭”印考释 朱昌元 /52

海宁刻书三家:陈与郊、吴騫、蒋光煦 顾志兴 /55

黄丕烈与海宁吴騫、陈鱣之书谊 顾志兴 /62

陈鱣事迹辨正 陈鸿森 /71

《陈鱣简庄遗诗辑存》序 陈鸿森 /86

陈鱣简庄遗诗辑存 陈鸿森搜集 /89

浙江海宁蒋氏家族藏书活动研究考述 金晓东 /101

蒋楷传略

——硖石蒋氏第一位藏书家 蒋祖康 /113

海宁别下斋主人蒋光煦传略 蒋祖康 /115

- 蒋光焄与邵懿辰交游考述 金晓东 /118
- 蒋光焄与衍芬草堂 殷明华 /131
- 王国维先生藏书和遗文述略 王 亮 /136
- 王国维先生印学、印事述略 王 亮 /148
- 关于《人间词甲稿·诗附》自印本的几点说明 朱子南 /162
- 王国维自费出书 朱子南 /163
- 王国维：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邹汉明 /165
- 中华文献卫士张闾声先生 顾志兴 /171
- 堵申甫佐助张宗祥“癸亥补钞” 陈谅闻 /183
- 张宗祥的读书抄书校书生涯
——读《国学巨匠张宗祥》所得 郑闾辉 /187
- 张宗祥与温州人士交游考略 卢礼阳 /194
- 赵万里与天一阁 虞坤林 /217
- 深切怀念赵万里先生 沈燮元 /221
- 大先生那一抹眼皮往下一放的目光
——编后的话 /225

从藏书印看海宁的藏书文化

◎陈伯良(浙江海宁)

海宁历来是文物之邦，明、清之间，藏书家与藏书楼数量之多，驰誉江南。如：陆嘉淑的蜜香楼，马思赞的道古楼，查慎行的得树楼，蒋光煦的别下斋，吴騫的拜经楼，许惇的学稼轩，陈鱣的向山阁，蒋光燾的衍芬草堂，马瀛的吟香仙馆等等，都是全国有名的，不但藏有很多善本珍本、名刻佳槧，大力搜求积聚，还辛勤抄录、认真校勘，并刊布流传，以嘉惠学人。甚至于普通“书香门庭”，也都有着一定数量的藏书。当代学者、文史专家来新夏教授曾经提出：“海宁不仅是潮文化、名人文化、灯文化，还有藏书文化。”确实是言之有据，很有见地，可谓“一语中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时迁世变，不少藏书楼至今已成历史陈迹，但有不少珍贵图籍仍存在于霄壤间，不但国内一些公共图书馆有，也有的流散到海外，如日本、美国等处。这是有当时的藏书主人铃盖于古籍珍本上的藏书印可以作证的。

我国的藏书印，植根于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起源于传统印章的标记功能和藏书留芳的价值观。最初发轫于唐代，流传至明清，由于文人的雅爱，与新印材的发现，篆刻艺术有了很大发展，各类收藏印章也更为普及。我们在图书馆珍藏的古籍上，开卷就可看到许多藏书家的印鉴，不仅赏心悦目，而且通过这一方方藏书印，可以使我们具体了解这本书的流传经过，它的命运，以及藏书主人的情况，仿佛与古人娓娓谈心，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精神享受。

藏书印的内涵丰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这里我们只谈谈海宁藏书家的藏书印。俗语说得好，见微知著，即小见大，即使是一些例子，也可从中看出历史上海宁藏书文化积淀的深厚。

藏书印主要的内容是著录藏书主人的姓名，但也有连带字号的。如查慎行的“海宁查慎行字夏重，又曰悔余”；吴騫的“吴騫字槎客，别字兔床”与“吴騫幼字益郎”；周春的“周春字苞兮，号松靄”；查昇的“查昇字仲韦，号声山”与“石漾主人查仲韦”；张光第的“海宁张光第之印”与“渭渔又号盟鸥”；朱昌燕的“海昌朱昌燕原名昌龄”；陈奕禧的“渤海陈奕禧，字子文，号香泉翰墨图书”；徐光济的“海宁徐光济，字蓉初，号寅龢印”；查岐昌的“臣名岐昌，字曰药师”；查莹的“名余曰莹，字余曰韞辉”等等。管庭芬除了“培兰一字芷湘”的字号印，还把许多别号如“淳溪渔隐”、“淳溪钓鱼师”、“荒江老屋旧书生”、“南屏退叟管庭芬”等，都刻成印章，既可盖在藏书上，也可用于书画作品上，一物两用。至于释达受（六舟和尚）的别号印则更多，简直举不胜举。正像初见面的友人递上一张名片，一看就知道这书主人的姓名字号，或者先后曾归属哪几个主人收藏。

也有一些藏书印的印文内容比这说得更详细。如清初马思赞的“古盐官州灵泉乡马氏衍斋图书”，朱昌燕的“海昌小桃源朱氏朝经暮史昼子夜集楼收藏之印”，徐光济的“海昌古夹谷徐氏用拙斋收藏”、“家在夫容溪北沙水濒南”、“南湖西畔”、“夫容溪北是依家”。吴騫的“家在小桐溪”、“十二桥南烟舍”。邻接海宁的嘉兴学者朱彝尊和查慎行、马思赞是中表亲，他有一方藏书印，记自己的住处，还连带到几个海宁地名：“别业在小长芦之南，爰、史山之东，东、西硖石，大、小横山之北”，别具情趣。

有的藏书印显示自己的家族郡望和个人出身。如元代张雨的“崇国世家”、清代陈奕禧的“武烈王孙”，查慎行的“南书房史官”等。此外，又如朱昌燕的“紫阳”、“文公二十三世孙”，与吴之淳的“兔床山人第一孙”，马瀛的“宋临安三志人家”与吴騫的“临安志百卷人家”，可说“相映成趣”。又有不同于一般的，如马思赞原出朱姓，所以他既有“朱仲安氏”印，又有“马仲安”和“华山马仲安藏善本”印，并专刻双姓“马朱”一印。他还把从前某个皇帝对自己家族的好评刻成藏书印：“玉音（指帝王的话）：孝友著于家庭，信义隆于乡党”，

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门第出身非同一般。

有的藏书印表明某些书的来历。如吴騫的“知不足斋(鲍廷博)所贻, 吴騫子孙永保”, 马思赞的“衍斋师友传遗之物”, 不忘人家的深情厚意。一部分藏书特别珍贵, 印文上也可看出。如马思赞的“衍斋宝藏神物”、“华山马寒中家藏善本”, 陈鱣的“士乡堂珍藏”、“简庄艺文秘册”与“海宁陈氏简庄所录秘册”, 徐光济的“南湖徐氏精本”、“安雅珍藏”与“徐氏长物”、“用拙斋珍藏记”。蒋光煦的“生沐秘藏”与“光煦珍玩”, 查莹的“映山秘玩”与“竹南珍藏”, 马瀛的“二槎秘籍”, 还有许梈和张宗祥, 分别用了“许梈珍赏”和“冷僧珍赏”印。

得到一部好书, 尤其是难得一见的名刻善本, 自然是一件赏心乐事。这在藏书印的印文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如朱昌燕的“书如水, 我如鱼, 鱼不可一日无水, 我不可一日无书”, 吴騫的“寒可无衣, 饥可无食, 至于书, 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诒厥之名言, 是可为拜经楼藏书之雅则”, 充分表现了一位学者重视读书学习的积极心态。也就是周春形容读书之乐为“自谓是羲皇上人”, 马思赞的“永以为好”。把自己拥有图书比作太古时候人们那样无忧无虑和朴实闲适, 要永远喜爱它。

为了说明聚书的不易和读书的重要, 并以之教育后代, 最著名的藏书印是陈鱣的“得此书, 费辛苦, 后之人, 其鉴我”, 末一句的大意, 就是要懂得我的一番苦心。还有徐光济, 也有意思相似的几方印。一方是: “积此书, 良匪易; 愿子孙, 勿轻弃”。同时还有“购书还望子孙贤”, “硖石徐氏家传, 子子孙孙永保”。另一方是教育后人: “得此书, 贵能读; 若徒藏, 不如儻(读如‘育’, 即今‘鬻’字)”, 如果只是藏着, 还不如卖掉。这当然不是收书藏书人的本意, 而只是出于激愤心情下的一句反话, 劝子孙也去读读、要好好利用它。

事实上也是聚书艰难流散快, 除了水火兵虫盗贼等灾难之外, 最怕和最常见的, 是毁在子孙后代手里, 如陈鱣的向山阁的全部珍贵藏书, 在他死后就被不肖之子全部卖光。从蒋光煦的“盐官蒋氏衍芬草堂三世藏书印”上, 我们就不难看出, 这批藏书能够积聚到后来的规模, 这中间包含了几代人的心血和财力。又如张宗祥一生通过钞书, 保存了价值难以估量的大量民族文化

财富。在他的藏书印中，有“手钞千卷楼”，“手钞六千卷楼”，“手钞八千卷楼”等，说明他积年累月地为此奋斗，钞的善本书在不断增加。现在的读者很难想象，在摄影术还不普及、复印机还没发明的时候，要用毛笔一笔不苟、一字不误地把这么多书钞下来，而且是在业余时间，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还有一种刻印在古籍上的藏书铭牌记，也可归入藏书印一类。如明代万历间的著名词曲家、海宁陈与郊在他的《文选章句》目录后的空页上就刻着两方木记，上面一方方形的较小文字是：“柳氏序训云：‘予藏皆三本：一纸墨精者镇库；一次者随行披览；一又次者后生子弟为业’。”说的是为了防书损坏，要备复本。下面一方长方形的较大，引用了司马温公的话：“司马温公谓子曰：‘吾每岁于上伏、重阳，出暴（曝晒）书脑（书脊。古书装订时打眼穿线的地方），每启卷，必洁几案，藉茵褥端坐观之；欲行，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持，非惟污渍，亦恐触损；每竟（看完）一页，即侧大指衬其沿（书的边沿），覆以次指夹过，纸不柔熟。见汝辈爪撮，甚非吾意。浮图氏（佛教徒）犹知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若乎？’汝当志之。”这里是劝告读书的人怎样爱护书，一片拳拳心意，跃然纸上。吴騫（兔床）跋冯己苍、冯定远评本《瀛奎律髓》云：“每册副页钤以朱文木印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页，勿把秘手，勿展食案，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有得吾书者，必当谨守此法。’余尝刻一印，惟易末二句云：‘后人宝遗书者，并奉赠此法’。”可惜此印至今尚未见到。说的“八勿”，都是讲怎样看书才不致损坏书籍。

讲到藏书印，有三处很可能还是海宁藏书家独创的“开风气之先”：

一是以藏书主人的肖像刻作藏书印。清代的陈鱣有一方朱文藏书印，上面刻“仲鱼图象”四字，整方印章中间是他长髯戴笠的半身像。陈仲鱼生活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1753—1817年），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另外两方肖像藏书印（谢庸为陆心源〈1834—1894〉所刻印，与王冰铁为袁寒云〈1890—1931〉所刻印）在时间上要早得多。如果没有发现比“仲鱼图象”更早的，那么这方印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

二是专门谈藏书印的文章，在别下斋主人蒋光煦的《东湖丛记》6卷中，有一篇专谈藏书印的《藏书印记》，也很可能是最早的。

三是以白话文文字作藏书印的，据我所知，当代著名篆刻家（同时也是收藏家）钱君匋曾为自己刻过两方藏书印。一方是“作者给君匋的”，朱文方形（用黄牧甫体）；还有一方是“钱君匋解放后所买的”，白文方形（用钟鼎文），恐怕以前还无此先例。

从以上所列举的藏书印可以看出，从明清时起，海宁的藏书文化确已成为地方文化的一大特色。仅仅是藏书印这一部分，就可说是精彩纷呈、蔚为大观了。

（选自《水仙阁》2007年第2期）

周春松霭遗文小集序

◎陈鸿森(台湾) 潘妍艳(北京)

昔纂陈鱣、周广业两家年谱，知海昌名宿复有周春其人。周春(1729—1815)，字芑兮，号松霭，别署内乐村农、黍谷居士，浙江海宁人。乾隆十九年，与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同榜进士。淡于宦情，需次里居十余年，笺经注史，旁及百家。乙酉，兄莲举于乡，偕行入都，翌年选广西岑溪知县。居官多善政，有古循吏风。丁亥，丁父忧去官，士民思其德，为立生祠祀之。两亲服阕，年未五十，不谒选。自是杜门却轨，专意著述。《清史列传》卷六十八、《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有传。^[1]

松霭淹通多识，著书满家，《海宁州志稿》卷十四《艺文志》，载已刻、未刊、稿钞本多达四十三种，二百余卷。^[2]自少究心字母之学，著《十三经音略》十二卷、《杜诗双声叠韵括略》八卷、《小学余论》二卷，合为《音学三书》。于经，有《诗略》十卷、《古文尚书集说》、《尔雅补注》四卷、《读经题跋》四卷等；于史，著《西夏书》十五卷、《代北姓谱》、《辽金元姓谱》。复纂《佛尔雅》八卷、《辽诗话》二卷、《毫余诗话》十卷等。松霭治经兼采宋人之说，与同时专宗汉学者异趣，此稿所收《订阎自序》、《古文尚书冤词补正自序》，及与钱大昕、卢文弨、邵晋涵论音韵诸书可见。

[1] 《清史列传》，1987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页5549；赵尔巽等撰：《清史稿》，1976—1977年，中华书局点校本，页13224。

[2] 许传霭纂，朱锡恩等续纂：《海宁州志稿》，1922年铅印本，卷十四《典籍十二》，页1—5。

周氏有《松霭文略》六卷、《松霭诗钞》十五卷，书皆未刻。二子先卒，身后其家零落，遗稿多荡佚。往余披览群籍，见松霭遗文辄手录存之，积久成帙。顷见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徐光济汲修斋钞本周春《著书自序彙钞》一册，凡序文二十二首，多《州志·艺文志》未著录者，卷首有乾隆三十年许焯一序，^[1]知此所录皆周春早年著作，其中除《松霭初刻》、《松霭先生遗书》所收十种外，^[2]余皆未刻。《彙钞》诸序皆短章，然观此可见昔贤成学途径，今并录存之。

松霭善吟咏，今诗集无传。兹从群书录得廿七题，附存文末，以便观览。松霭别著《海昌胜览》二十卷，歌咏海昌一地名胜风俗人物等，凡七绝二百五十一首，其下博引群书传记，盖以诗为一方志乘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一钞本，有景印本行世，^[3]兹不复录。此稿之成，沈津教授曾以手录《吴騫友朋书札》见贻，得补入松霭《与吴兔床书》十四通；复承上海图书馆梁颖兄检出各札覆校，良友之惠，永志弗谖。从游潘妍艳君为搜佚补阙，理应同列名。松霭生平，潘君别有《周春年表》详之，可与此合观也。

（选自《水仙阁》2014年第1期）

[1] 许焯，字纯也，号慕迂，浙江海宁人。雍正元年进士，官编修，不数年乞假归，隐居乐志。有《古今乐府选》、《历代诗选》各数十卷；另著《载道集》四十卷，《四库总目》入之存目，《海宁州志稿》有传，卷二十九，页19-20。

[2] 上海图书馆藏《松霭初刻》六种，为《尔雅补注》四卷、《中文孝经》一卷，附《孝经外传》一卷、《代北姓谱》二卷、《辽金元姓谱》一卷、《选材录》一卷、《辽诗话》一卷。后人彙刻《松霭先生遗书》，凡八种，去《尔雅补注》，易以《音学三书》，亦上海图书馆藏。

[3] 周春：《海昌胜览》，1983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小清仪阁钞本。

周春松靄遗文小集(选)

陈鸿森(台湾) 潘妍艳(北京)

皱云石记

查伊璜先生，号与斋，一号东山钓史。其遇铁丐吴六奇事，王文简《池北偶谈》、钮琇《觚賸》、蒲松龄《聊斋志异》、蒋士铨《雪中人传奇》诸书已详，其未详者记之。

此石自粤东送至宁，置先生故居沈坟山麓。自后先生避乱硤川，辟万石窝；晚寓杭之铁冶岭，开敬修堂讲学，不复还家。因王望观察培继迁盐，移石百可园。园为郑端简别业，售于观察，遗址尚存，不知何时又售顾氏。嘉庆戊午，余掌教武原，有《百可园观皱云石诗》，一时多属和者。至此事诸书不同，虽渔洋亦稍失实。

六奇，字葛如，家海阳，原籍海宁，顺治七年，由南澳舟师伪总兵投诚。其贫时，不但乞食海宁，且乞食他郡。习山川险易，愿为向导，招徕傍邑自効。十一年，始授潮州总兵，统兵一千，驻饶平，加左都督。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康熙三年，加太子少傅；五月病卒，赠少师兼太子太师，谥顺恪。二子：启丰；启爵，官总兵。

案吴兴史狱在康熙元年，则先生粤游在十一年后，十八年前，史狱后未尝到粤也。顺恪二子既贵，颇谙文墨，先生遂讳言此事，令著录称门人，此则先生通变矣。先生聪慧绝人，两目视两册，能各十行；书法、绘事并臻神品。所至，缣素堆积，乞其近作。两僮云些、月些聪慧，悉记诵之，人呼“活

锦囊”。

先生著述甚多，流传者少。尝见《诗集》六卷，内有七律《雁字》八首、《梅花》十二首，惜未借钞。《远道篇》一卷，暮年入都所作，七律七十一首，题最奇，散之为各首之题，合之总录成记。又传奇有《妒者是》、《梅花谶》两种，曾梓行，未之见也。先生妙解音律，家畜女伶，姬柔些尤擅场，广陵汪蛟门制《春风袅娜》一阕以赠，同里宗定九和之，见徐虹亭《词话》；毛西河亦有“独有柔些频顾影，猜人不欲近阑干”之句，可想其丰姿矣。先生卒后，妾蒋氏名宜，出家为尼，号灯萱大师，著有《悟真录》。先生之逸事如此。

忆乾隆丁丑，余滥竽志局，草先生传入《文苑》，颇觉简净，未经俗笔改窜；现刻《州志》，然自嫌太略，兹以逸事补缺。丁丑，查岩门岐昌，志局同事，言先生后嗣式微已极，仅存一两人也。今此石仍归海宁，题咏者未明源委，爰走笔为之记。壬申秋日，松霭周春譔，时年八十有四。（录自周春《菴餘诗话》卷十末附录）

森按：《海宁州志稿》卷八《名迹》载：“绉云石，石遇阴霾日，有出云之异。本在岭南吴将军六奇署内，孝廉查继佐游粤，一见奇之，题名绉云，将军即密运至宁赠之，遂为查孝廉家物。”

红楼梦记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闱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

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上元县人。癸亥、甲子间，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侯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然犹不敢臆断；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义矣。

案靖逆襄壮侯勇，长子恪定侯云翼，幼子宁国府知府云翰，此宁国、荣

国之名所由起也。襄壮祖籍辽左，父通，流寓汉中之洋县；既贵，迁于长安。恪定开阍云间，复移家金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即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袭侯十年，结客好施，废家资百万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即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诗，有《红雪轩集》。宗仁在时，预埋三十万于后园，交其子谦，方得袭爵。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楝亭也（森按：此误，楝亭为曹雪芹之祖，非其父也）。楝亭名寅，字子清，号荔轩，满州人，官江宁织造四任巡盐。曹则何以庾词曰林？盖“曹”本作“𡩿”，与林并为双木。作者于张字曰挂弓，显而易见；于林（森按：“林”疑“曹”字之误）字曰双木，隐而难知也。

嗟乎！贾假甄真，镜花水月，本不必求其人以实之。但此书以双玉为关键，若不溯二姓之源流，又焉知作者之命意乎！故特详书之，庶使将来阅《红楼梦》者，有所考信云。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记。（录自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卷首）

与吴兔床书一

昨驰小札奉贺，谅已入览矣。顷晤舍亲，知南兄去冬考取迎銮，将来献凌云之赋，集凤凰池，指日事耳。预贺预贺。台驾想到会垣，贱恙缠绵，不能奋飞，惟有惆怅。率此并候，不尽翫缕。兔床七哥先生师事，愚弟周春顿首。十三日。

与吴兔床书二

接札，具稔近履安和为慰。揭晓定于初十，好音真不远矣。《百物颂》有查如冈收藏印，想系邑人，其称海宁等不可解也。但谓之诗僧，则多宗门语；谓之禅僧，未免口头滑利，且太着色相，参活句处甚少，二者竟无一是。然较之迹时释子问以拈古、颂古茫然不知者，大有迳庭矣。

两主司拟程早已传钞，此亦从来所无。商籍进额一名不减，足见学台力量之妙。匆匆草此，馀容驰贺，不既。兔床七哥先生师事，愚弟周春顿首。